

葛水平 著

地气

狗狗狗

空地

甩鞭

天殇

夏天故事

喊山

# 喊山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编 孟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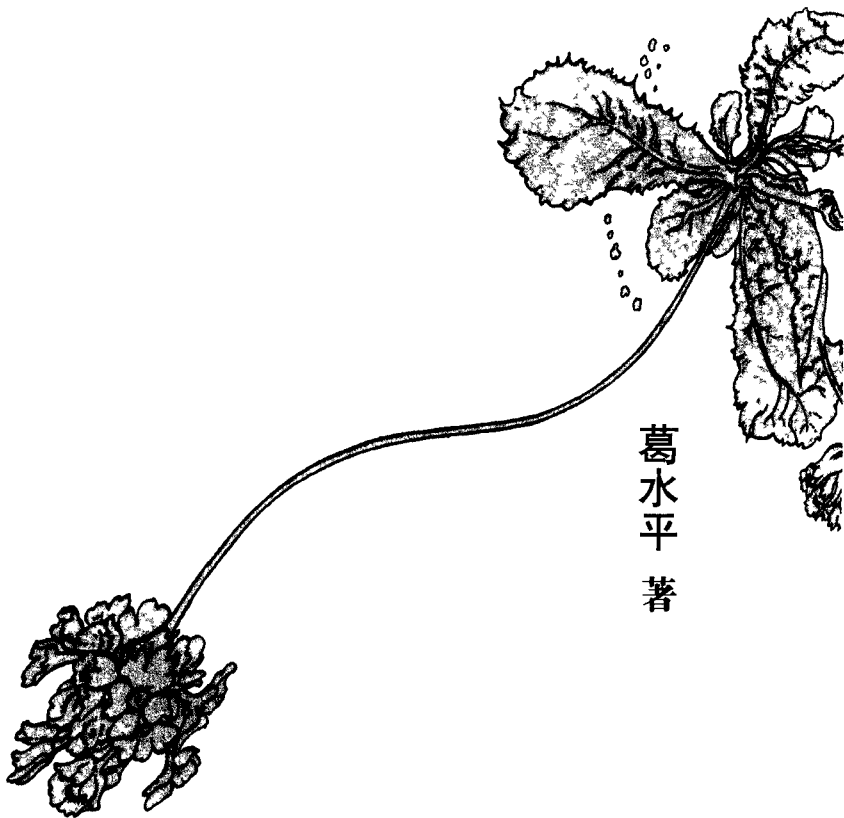
布老虎中篇小说系



布 老 虎 中 篇 书 系

# 喊 山

葛水平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葛水平 2006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喊山/葛水平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1  
(布老虎中篇小说系)  
ISBN 7-5313-2988-3

I. 喊… II. 葛…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2192 号

## 喊山

---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

责任校对 陈杰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blhz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购书热线 024-23284393

印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261 千字

印张 10 625 插页 2

印数 1—8000册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元

---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11-84791863

# 一切并未成为往事

——《“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总序

孟繁华

在描述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时，“多元文化”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但是，这个隐含了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开放内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得到言之凿凿的证实；另一方面却又显得相当暧昧和不确切：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流通领域里，几乎所有的资讯都在显示，这个“多元文化”恰恰是商业霸权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以吞噬一切的方式将历史和现实都纳入消费的轨道。因此，“多元文化”在当下的中国还仅仅是一种理想而远非现实。这个判断绝不是来自对市场化的深仇大恨，市场化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有目共睹，而是说，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那些处于边缘的文化形态仅仅成了它的点缀和衬





托。因此，我们的文化开放在世界范畴内是向西方开放的；在国家版图领域内，我们的开放是向市场开放的。西方话语和市场话语踌躇满志大行其道，与我们身处的这一文化语境相关。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起码在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一方面，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现在仅仅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进行“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白领化”和“中产阶级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他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了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同时也为他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往

事。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被置换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冷战的对抗已转化为资本神话的优越。强权与弱勢的界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已经得到揭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成就与代价共存。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仍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社会底层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当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

这套中篇书系的编选，首先注重的当然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只有艺术性才能维护文学的最后尊严。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书系”将优先





选择那些表达“沉默的声音”的作品。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葛兰西所说的“属下”阶层，仍然存在着艰难生存的人群。在都市白领文化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建立并大肆扩张的文化时代，他们是被遮蔽的人群。在文学的意义上，被表达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这些作品表达的对象证实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以及他们的焦虑和困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所强调的“人民性”和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文学的最高正义。于是，在这些年轻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再次相逢了久违的感动和文学的力量。他们也许在文化市场上难以畅行无阻，他们表达对象的边缘性质可能决定了这一点。但我相信的是，这是真正的文学，而真正的文学将永驻人心。

# 目 录

地气 .....	001
狗狗狗 .....	044
空地 .....	092
甩鞭 .....	138
天殇 .....	191
夏天的故事 .....	244
喊山 .....	291

## 地 气

1 住了百年的十里岭，说不能住人就不能住人了。

不能住人的原因不是说这里缺少人住的地气。大白天看山下阴郁一片，一到晚上，黑黝黝的村庄里人脸对人脸两户人家，单调得就心慌。说谁家从前山的岭上迁往山下的团里了，咱岭上剩两户，水没水电没电的还坚持着，山下的人们笑话了，咱也不是没有本事的人，也该迁了。

原先岭上有十几户人家，后来陆续都迁走了，就剩了两户，一户是来鱼，一户是德库。终于有一天来鱼和德库吵架了，两户互不上门，就连孩子们也绝了话题。岭上的两户人不常在一起说话，山越发黑了，黑得叫人寡气。

两家吵架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这是暑天，来鱼的小儿子二宝满山疯跑着采野果子，来鱼的老婆李苗怕孩子遭蛇咬就出去找。来鱼缩在房子里不想出门。德库的媳妇翠花上茅坑，把裤带搭在茅墙上。农村的茅坑不分男女。来鱼本来该上自家的茅坑，可是他突然想和德库说话。出了门往坡上走，突然看见德库的茅墙上搭了一条红裤带，悄悄地猫腰走了过去，用手往下拽。茅坑上蹲着的人心想一定是家猫作怪，撅了屁股往里拽，拽来拽去的德库就出了门。德库出门也是想找来鱼说说话，伏天过后十里岭还设不设学校，他闺女和来鱼的闺女都上初中，下山到樊庄完校念书，就剩来鱼的小儿子上学，来鱼几次下去找联区，不知道联区会不会派老师来，老师不来，来鱼



的小儿子上学就成了问题，来鱼不知道急不急。

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德库走出院门，看见自家的茅坑旁蹲着来鱼，来鱼和自己的媳妇翠花在茅墙上耍着一条裤带拉来拉去。德库站下看了半天，觉得好耍，想笑，可是接下来的事让他笑不出来了。

听翠花说：“死猫，看我不出去打死你。”

来鱼说：“要你光着屁股出来打死我。”

翠花说：“死来鱼，我当是猫，快把手丢开。”

来鱼说：“你让我进去看看我就丢开。”

翠花说：“有什么看的？和你老婆的一样。”

来鱼说：“说一样也不一样，都是萝卜，萝卜也有水大水小的。你是秋天的萝卜，她是春天的萝卜，不能比。”

翠花说：“不要说黄话了，你从茅墙上给递过一团纸来，我忘了拿卫生纸。”

来鱼说：“我这就进去。”

来鱼丢了裤带从裤兜里掏出一团纸，要进去。听德库叫了声：“来鱼我日你妈！”顺手抄了一根木棍过去。来鱼一看不好叫了声：“妈呀，动真了。”扭头就跑。

两个男人在山上边跑边骂，碰上了找孩子的来鱼老婆李苗。李苗喊着：“你们好好的疯什么？”

德库说：“问问来鱼，他在茅墙上和翠花耍裤带，我要敲死他。”

李苗想：这阵势怕是真有问题，怕来鱼吃亏，扑过去死死拽住德库的裤带。一个用劲往前，一个用劲往后，听得“蹦”的一声，德库的裤带断了，裤子脱落了下来。德库叫了一声：

“倒霉。”扔了木棍朝后撂了一脚，想踹开来鱼媳妇，谁知道脱落在脚脖子上的裤子限制了他的动作，反让他摔了个仰脚八叉，倒在了来鱼老婆身上。李苗说：“天光下你想怎的？”德



0

0

2



不成烟，只能站起身来背了行李走。

王福顺走近十里岭时看到岭上灰秃秃的，一路上连个鬼影也不见。

十里岭坐落在山坡上，几院石板屋，两处石头垒起的院坝，一眼老槐树下的石井，一排杨树遮掩下的鸡栏猪舍，山顶上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栎混交林，责任田错落有致地散落在村庄周围的坡地上，构成了一幅静谧辽远的农家乐生图。对色彩有特别鉴赏修养的王福顺情不自禁地惊呼：“好一处神仙福地！”但经验告诉他，这偏僻得与人隔绝的地方不是人久留之地。他把行李放到打谷场上，坐在一个闲置的碾碾上歇了下来。习惯地从口袋里又掏出烟想抽，发现还是没有打火机，就发狠地打了自己的脑门一巴掌。看到打谷场上晒了一些粮食，一块一块的用木棍隔开，有蓖麻、豆、红谷、老豆荚、豇豆，鸡们散开在中间边找吃食边散步，倒是悠闲自在。早知道有个十里岭，却没有想到离乡里这么远。尤其这里连电都不通，外面是啥形势？不晓得，糊涂过春秋。回头看到场上靠山的地方有三间砖房，墙上写了“教学育人”四个字，想那一定是学校了。掉转头放眼望去看到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有人影晃动。他想这岭上的人收秋也太早，八月十五还不到，就开镰了。对着人影喊了两嗓子：“有人吗？那地里有人吗？我是小学教师王福顺！”

德库听到有人喊，放下镰刀和翠花说了声：“我上去看看。”翠花说：“看什么？来鱼的儿上学，又不是咱的，你管他。”德库说：“我是十里岭的队长，老师来了哪能不管？”掏出打火机点了一根烟拍了拍腿上的土往上走。走到打谷场上，看到王福顺不知该怎么称呼，说：“是新来的老师吧？贵姓？”王福顺急忙站起来说：“免贵，姓王。王福顺。”德库说：“是王老师啊，王老师好，王老师好。”王福顺说：“你是这里的？”德库说：“队长！德库。”两个人的手紧紧握了



一下。

德库开了学校的门，把行李放进去，领了王福顺回了当中院。当中院是四合院，清一色的石板房，石板院，石板地。王福顺心想，看来这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石头。德库开了门往火上的茶壶里添了水，掀开地锅的算子，取出两只碗给王福顺和自己倒了茶水，两人就坐在炕沿上对饮起来。王福顺说：“石板房好啊，冬暖夏凉。”德库说：“好什么好，人都不住了。”王福顺说：“十里岭现在有几户人？”德库说：“原来有十几户人，现在就两户了，我和井下院的来鱼。满算起来七口人，来鱼两口两孩还有一个瘫在炕上的老娘，我和翠花一个闺女，我闺女和来鱼的大闺女都上初中了，你现在教的学生是来鱼的小儿子二宝。”王福顺问：“就一个？”德库说：“就一个。”

王福顺越发感觉常小明是真欺负他了。一个教师教一个学生，出不了成绩年终大会上拿你开涮没商量。怎么就没说是一个学生呢？要说是一个学生说啥也不来。一个学生都教不好还配当老师吗？现在既然来了，我就得好好干，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王福顺说：“找些干柴，我去把火生着。”德库说：“这些事不用你操心，你就只管坐着喝茶，午饭家里吃。”德库掏出烟递给王福顺一根，王福顺说：“我连火都忘记拿了，一路上干火，没办法。”德库站起身从中堂前方桌下抽屉里取出一包火柴递给王福顺，“有啥要求尽管说，来了岭上这里就是你家。”王福顺有点感动，觉得山里人真是实在。这时候翠花扛了一蛇皮袋青豆角扔在了院子里。翠花说：“山下老师来开学了吧。”王福顺应道：“开学了，开学了。”翠花也不进屋顾自忙去了。

别看岭上人少，两家人不说话，但是，人来去往的不说也知道。来鱼心里这几天就操着这份心，没想到老师来得这么





李苗说：“我咋的不敢来，你是老虎？还是翠花是老虎？上门不欺客，我来叫我家二宝的老师吃饭。”

翠花听到了两个人院子里的对话知道话不能赶，老师在炕上坐着，赶下去怕不中听，探出头说：“是李苗啊，还想要吃了饭去叫你哩，二宝老师来了，也不来瞧瞧。”

“这不是给老师来送饭来了。”

“马后炮不是？王老师要等你这碗饭，怕把尿都憋长了。”

“等不得这顿有下顿怕什么？拿个碗来吧，也不怕王老师笑话。”

“把饭端回去得了，省占我碗。”

“好意思？坡上坡下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放窗台啦，我可是给王老师送的饭！”

王福顺在屋里喝着汤，听屋外两个女人对话觉得很有趣，下炕走到了院子里，看了李苗一眼，感觉这岭上的两个女人都很俊，一个胖些，一个瘦些，胖的胖得体面，瘦的瘦得熨帖。

两个女人一起回头看：一身灰中山装，模样清瘦约摸四十岁的王福顺，一只手抹着嘴，一只手扶着门框，满口牙白雪雪笑着望着她们，翠花一激灵反倒没话了。

王福顺说：“二宝是你家的孩子？”李苗说：“是我家的孩子。一个学生，你的任务是不是太重了啊，王老师？”李苗接着说：“王老师我是和你开玩笑啊，你可不要见外呀！”王福顺说：“见什么外呀？既来之则安之。”翠花说：“看人家，到底是老师。”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这时候德库走了进来说：“王老师，火生好了，我不敢动你的行李，你看该怎么样整理就整理吧。”王福顺说：“谢谢啦，真是要谢谢了。”

来鱼从山下领回二宝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落山的太阳照着



2022 03 07 09:00:00



各怀心事的来鱼和二宝。二宝问：“爸，是个男老师？还是个女老师？”来鱼说：“女老师咋说？男老师咋说？”二宝说：“女老师身上有个味儿，男老师身上也有个味儿。”来鱼说：“这等于是没说。”二宝说：“不是的，爸，女老师身上的味儿好，男老师身上的味儿？我说不出来，就和你一样，爸。”来鱼说：“你爸身上的味儿不好闻是不是？”二宝说：“不能这样说，爸，不过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来鱼突然觉得二宝很聪明。

来鱼心里也在想事，从山下听说了一些事，是关于王福顺好好的不在番村教学为什么来了十里岭的事。来鱼想把听来的事说给谁听，说给谁呢？不可能说给德库，因为德库拿了木棍要敲死他，人在该长脸的时候还是要长脸的。来鱼想就自己说给自己听吧，在肚子里重复一遍别人的话也能解一解心焦。来鱼想到好笑处就笑了一下。

二宝说：“爸，笑什么呀？”来鱼说：“我笑王福顺，你的那个老师真有意思。”二宝说：“他好笑吗？爸。”来鱼说：“好笑。他逮住常小明和红艳时，他们俩怎么也分不开，常小明叫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福顺一眼发现了问题，常小明的裤钩钩住了红艳的裤襻，王福顺走过去给他们俩解开，常小明还说，看来王老师你是下功夫了，我该怎样感谢你啊！”二宝说：“爸，这有什么好笑？下一次把裤子脱干净了就是。”来鱼突然觉得自己不该给孩子说这些话，马上严肃起来说：“知道什么？你的任务就是念书，不该知道的东西要少知道。”二宝边走边拿了石头往远处扔，二宝说：“又不是我要知道，是爸你说给我的啊！”来鱼想自己真是昏了头了，耍耍性子耍到自个儿身上了。心里就不想在回放山下人说给他的事。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得很是沉默。

来鱼领了二宝回到十里岭，直接到了学校。当时，王福顺

正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图，黑板的右上角是两个红灯笼，灯笼上写了两个字：欢迎。黑板的正中写着“二宝开学”。王福顺示意他们父子俩坐下，他接下画完了左下角的一本书和一支钢笔。

王福顺完成了黑板上的内容，拍了拍手上粉笔灰。来鱼一看老师的动作觉得自己应该站起来了，就拽了二宝一把。王福顺抬起手往下摞了摞说：“坐下，坐下，你就是二宝啦？”二宝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一下就肯定他是二宝，赶忙站起来说：“我就是二宝啦！”来鱼说：“你敢学老师说话？想吃打是不是？”二宝觉得委屈：“我没有学老师说话！”王福顺说：“和孩子说话要讲个平等，怎么一说就吃打？我在问二宝话，你就不要插嘴了。”来鱼咧开嘴说：“是，是。”

王福顺说：“二宝同学，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吗？”

二宝说：“报告老师，都做完了。”

王福顺说：“很好。新学期马上要开始了，有什么打算？把你的想法告诉老师，想让老师怎么教你也说出来，今天虽然没有正式开学，但是你来了，咱就来一次交谈，我现在是你的朋友，记住了，以后咱们上课的时候，咱们俩是师生，下了课是朋友。你知道什么是朋友吗？”

二宝没有想到老师会问他这个问题，一时没有答上来。

来鱼有点着急：“朋友就是相好呗。”

王福顺说：“看看，看看，我说了不让你说话，要二宝说，又着急了不是？你说的那相好还不如朋友好解释。二宝来说，肯定比你爸说得好。”

二宝挠了挠头说：“报告老师，朋友就是在一起瞎耍，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有吃的东西共分，还有，说不清了，好得就和一个人似的。”

王福顺说：“说得很对，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有什么话都要

